



*Rostropovich and
Vishnevskaya*

罗 斯特罗波维奇夫妇 访谈录

★ 惊爆世界的音乐伉俪 ★
★ 演绎人生的曲折辉煌 ★

Mstislav Rostropovich and Galina Vishnevskaya Russia,
Liberty Conversations with Claude Samuel

〔法〕克劳德·萨米埃尔著

陈佳 曾伟译



Music, and



外——国——演——奏——家——译——丛

罗斯特罗波维奇夫妇访谈录

〔法〕克劳德·萨米埃尔 著

陈佳 曾伟 译



人民音乐出版社
PEOPLE'S MUSIC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罗斯特罗波维奇夫妇访谈录 / (法) 萨米埃尔著 ; 陈佳,
曾伟译 . — 北京 :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10. 4

(外国演奏家译丛)

ISBN 978-7-103-03684-6

I. 罗… II. ①萨…②陈…③曾… III. ①罗斯特罗波维
奇-访谈录②维什涅夫斯卡娅-访谈录 IV. K835.12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08836 号

责任编辑: 陈胜海

责任校对: 刘慧芳

整体设计: 王 华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7-3368 号

ENTRETIENS AVEC ROSTROPOVITCH ET VICHNEVSKAIA

© Editions Robert Laffont, S. A., Paris, 1983

本书由法国 Robert Laffont 出版社独家授权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

本书根据 E. Thomas Glasow 的英译本译出

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甲 55 号 邮政编码: 100010)

Http://www.rymusic.com.cn

E-mail: rmyy@rymusic.com.cn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80 × 1230 毫米 32 开 8 插页

2010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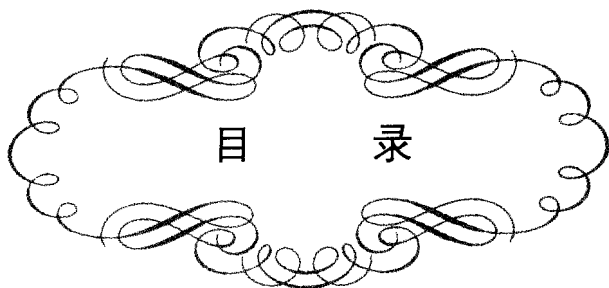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 请与读者服务部联系。电话: (010) 58110591

网上售书电话: (010) 58110650 或 (010) 58110654

如有缺页、倒装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电话: (010) 58110533



序 /3

引言 /11

访谈录 /15

一、如沐花雨 /16

二、天才 /27

三、诠释者的使命 /48

四、文学与音乐 /68

五、特殊政策下的音乐生活 /88

六、一个关乎信念的问题 /118

七、寻找天才的火花 /141

八、黄金时代 /169

九、塔吉雅娜的考验 /182

演出与录音 /205

跋 /229

译后记 /233

序

1990年2月11日，星期日。谢里米特耶夫机场人来人往，十分拥挤。一个美国电视摄像组在人群中寻找采访目标。刚才，只有少数几个人好奇地围观，这会儿人越聚越多。突然一群人挤进了休息室，刚才还紧密把守的通道，被人群一下子冲破。

在通道的尽头，门开了，法国文化部长杰克·朗（Jack Lang）走进去。人们都在等待，保安人员也显得很着急。人们都顺手抓住可以握着的東西以防被挤出去。突然，门那边一阵躁动，好像就要有很多乘客走出来了。尽管有二十来步的距离，人们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正在走过来的两个身影：一个是加琳娜·维什涅夫斯卡娅，她那典雅的笑容遮掩住内心复杂的情感，而身边的姆斯季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则准备好了要接受无数老友热烈的拥吻。在记者们闪成一片的强光下，映照出阵阵涌动的人群。斯拉瓦^①向着激动的人群大声打着招呼。几分钟后，两人挤进汽车，向着诺伏德维齐公墓驶去。他们要去瞻仰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和大卫·奥伊斯特拉赫的墓地。他们当晚计划住在美国大使馆。

① 姆斯季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的爱称。——译注

梦已成真，难以置信。加琳娜无法想象在这么多年的流放之后（“那一天在我有生之年是不会到来的”），那日复一日地折磨着斯拉瓦的梦境竟然成真。没有发生战争，没有发生流血，经过了三四年，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离开苏联已经16年，斯拉瓦和加琳娜重新回到了像新生一样的苏联，政府不再向那些持有不同观点的艺术家们施压。

16年来，他们生活在痛苦之中，思想了十六载，希望“他们的”祖国发生变化，希望“他们的”人民发生变化。^①“我订阅了很多苏联报刊，每天反复阅读。发生的变化真是令人兴奋，发生的事情简直无法想象。我欢迎这种变革，我愿意参与其中。……在勃列日涅夫时代，200万人都不假思索地盲从，一呼百应。现在应该告诫他们，他们被愚弄——即使是戈尔巴乔夫也无能为力。如果他这么做，人们就会群起而攻之：‘你算老几？’”^②罗斯特罗波维奇大约在两年前遇到了戈尔巴乔夫，那是1987年年底，那一年他在全球的演奏和指挥日程排得比往年都满，主要是为了庆贺他的60岁生日，单是在纽约就有18场系列演出。应罗纳德·里根总统之邀，12月8日他和其他几人到白宫欣赏范·克莱本的钢琴独奏，苏联新领导人应邀出席。当晚两人简短地交换了意见，罗斯特罗波维奇不失时机地面谢了戈尔巴乔夫年初时“解放”了他的姐姐维罗尼卡。

“我得和你说说我姐姐的事。她在莫斯科演奏小提琴。十多



① 罗斯特罗波维奇在公开的场合就表示过他对勃列日涅夫的高压政策的不满，心中充满了一种渴望——一种持有怀疑论观点的渴望——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领导下政治气候的转变。——译注

② 摘自《歌唱家周刊》1988年9月9—15日，第43页雅克·德隆的采访。

年来，她一直梦想着见我一面，可是她从来没有得到签证。甚至她在和乐团巡演的时候，都不许离队。后来，在里根总统准备赴里加维克拜会戈尔巴乔夫的时候，我请里根帮我姐姐说句话。就这样，她和我见了面。”

生活依然要继续。世界上享有盛名的音乐家依然前途辉煌。他站在美国国家交响乐团的指挥台上，连续数周在华盛顿演出，继之参加环球巡演。他的一批作曲家朋友为他创作的作品让他应接不暇，包括亨利·迪蒂耶、维托尔德·卢托斯瓦夫斯基、克里斯托瓦尔·阿尔夫特、克里斯托夫·彭德雷茨基、阿尔弗莱德·施尼特凯，以及索菲娅·古拜伊多丽娜。

1986年，加琳娜的歌唱生涯转向以独唱音乐会和大师班为主，同年参加了蒙特卡罗歌剧院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歌剧《沙皇的新娘》的演出，罗斯特罗波维奇任指挥。几个月后，在巴黎，他成为主持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普罗科菲耶夫作品系列音乐会的骨干。他也打算用这种方式向苏联的艺术时弊表示不满。最初，他的计划只是简单地指挥和录制全本《战争与和平》。说起来“简单”，可实际上并不是这么一回事：普罗科菲耶夫的作品，以托尔斯泰的鸿篇巨制为蓝本，需要大型的交响乐团和合唱团，包括63个角色，时长超过4个小时。罗斯特罗波维奇委托我处理一大堆事务性的工作，特别是我还得有耐力、花心思去考虑怎么处理财政问题。

对于斯拉瓦来说（他的无私奉献再次遭到一些心术不正的人的误解），这件事责任重大：普罗科菲耶夫的歌剧，在斯大林时期受到压制，他常常对身边的年轻人说：“我死前希望能够参加全本《战争与和平》的演出。”命运就是这样不可预料，普罗科菲耶夫逝世33年后——1986年12月7日，星期日，多么值

得纪念的一天——罗斯特罗波维奇回到音乐厅，在多年的等待之后，指挥法国国家交响乐团和法国广播合唱团上演歌剧全本。以音色辉煌著称的加琳娜演唱剧中的娜塔莎。罗斯特罗波维奇说起这场演出时说：“我认为这辈子我干的最伟大的一件事，就是恢复歌剧《战争与和平》的原版，这也是严格地遵循普罗科菲耶夫的意愿。不寻常的是，此时此刻在苏联也正在发生剧变：人们开始剔除掉多年来在他们身上积累起来的官僚恶习。”^① 这部歌剧与另外16场纪念音乐会，构成了整套普罗科菲耶夫纪念系列。这绝对是一次挑战！

3年后，斯拉瓦再次拿起歌剧的指挥棒，却怎么也兴奋不起来。我知道他是想彻底忘却他参与执导歌剧《鲍里斯·戈杜诺夫》（采用1869年最初版本）的电影录音。影片在导演塔尔科夫斯基去世前的几周内交给他，后来又转给瓦佳，最后又转到波兰导演安德烈·祖拉维斯基手中。斯拉瓦看过片子之后愤愤地说：这双罪恶的手。争议主要源于他们在穆索尔斯基的原作基础上增加了音效（在爱情场景中增加了急促的呼吸，“傻子”一角往桶里撒尿的声音），这让罗斯特罗波维奇和加琳娜两人都无法忍受，加琳娜担任剧中玛丽娜的配唱。他们要求修正，可是导演对此置之不理。最后两人对簿公堂，后来官司很快了结，他们把那些让人恶心的音效删除了，判决结果要求在影片开始时播放罗斯特罗波维奇夫妇的书面说明。

斯拉瓦无比义愤，在一次影片制片人小范围播放影片的聚会上，终于爆发。斯拉瓦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在即将重返莫斯科之际，他绝对不能让任何有悖于俄罗斯文化传统的气息所污

① 摘自《费加罗报》1988年10月25日，第41页，雅克·都赛林的采访。



染，否则他将因此而受到责难。1989年12月6日最终宣判，裁决在次年1月10日——正好是踏上谢里米特耶夫飞机场前的一个月，这个事件使其他事件相比起来黯然失色。

怎么来叙述重归呢？首先是和朋友们相聚，两天后则是与公众见面！面对摆放成堆的话筒，斯拉瓦说：“我还什么都没去看，只顾着拥抱和亲吻，拥抱和亲吻！”星期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激动人心，特别是要求给予索尔仁尼琴以公正的呼声。星期二是美国国家交响乐团的首场音乐会，上午公开排练。音乐厅内人头涌动，人们鼓掌、跺脚，像迎接英雄一样欢迎罗斯特罗波维奇重返莫斯科。斯拉瓦挥动指挥棒，奏响了柴科夫斯基《悲怆》交响曲的第一个音符——16年前他离开时指挥的是同一部作品。接下来排练的是塞缪尔·巴伯的《弦乐柔板》和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五交响曲》——以此来表示斯大林时代的个人崇拜将不会复返。4首返场曲里包括一首具有官方色彩的《星条旗永不落》，整场演出辉煌收场。当天晚上出席的有戈尔巴乔夫夫人、西班牙皇后，以及政府官员和外国使节。接下来，美国国家交响乐团将赴访苏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巡演城市列宁格勒。

罗斯特罗波维奇和加琳娜能否再次成为“苏联公民”？答案是肯定的。在此次破冰之旅开始的前几天，他们得到消息，苏联最高法院决定归还他们的护照和奖章。可是当大门行将打开的时候，罗斯特罗波维奇却声明：“我们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回来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不能低头！”——仍然心存芥蒂。^①在1990年1月那些令人激动的日子里，他说：“我对戈尔巴乔夫

① 摘自《费加罗报》1988年10月25日，第41页，雅克·都赛林的采访。

充满信任，但是还不能完全信任党。”^①

同年11月，在时局的激励下，他决定在已经被推倒的柏林墙前演出时，斯拉瓦又一次声明：“我们必须支持戈尔巴乔夫，他正在实施变革，正在重建他的国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苏联官僚阶层的1800万人享有高额工资，这些人为了保证他们的优厚条件，希望不要改革，就这样平庸地保持着不变。”^②

罗斯特罗波维奇的观点不错，没过多久这些“庸人”自己就暴露出来了。1991年8月的大变革，在国际政治史上是值得纪念的日子，也是斯拉瓦的生命中值得纪念的日子。那是个平常的日子，他在巴黎的公寓里看到了新闻。“我生命中经历的所有重要时刻，都是音乐促使我做出了抉择。8月19日我听说莫斯科发生变革的时候，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穆索尔斯基、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在我脑海里奔涌，当时我眼含热泪，心里想到‘这个国家给世界奉献了这么多的天才，可是仍然在苦苦寻求之中’，我有一股无法压制的冲动，决定要去莫斯科，我是秘密去的，都没有来得及拿签证。几个小时后，我到了莫斯科……一直和鲍里斯·叶利钦在一起。他以一种非凡的力量控制着自己。74年来，第一位由俄罗斯人民选举出来的政治人物诞生了！”^③

斯拉瓦至今仍然对鲍里斯·叶利钦充满信任：“他是唯一一个我百分之百信任的人。”从叶利钦手中，他接过了“自由俄罗斯卫士”奖章。为了“自由俄罗斯”，1993年9月，当叶利钦取得了议会大权之后，他率领着华盛顿的音乐家在红场演出了柴科夫斯基的《1812序曲》。

① 摘自《巴黎竞赛》1990年1月号。

② 摘自《费加罗报》1990年11月13日。

③ 摘自《音乐迷》1991年10月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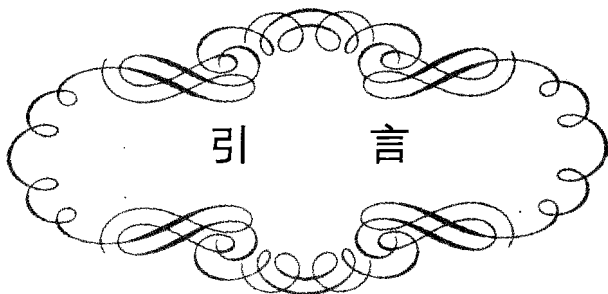


余下来的事情应该让未来回答吧。我们知道在1994年罗斯特罗波维奇将离开美国国家交响乐团，他使这支乐团有了空前的声望。我们知道他将在斯德哥尔摩首演谢德林的一部新歌剧；在维也纳之后将是施尼特凯的一部新歌剧。我们知道他将在1994年10月亮相巴黎，第五次担任以他的姓名命名的国际大提琴比赛评委会主席。当然，我们更知道他将一如既往地忠实于朋友们，特别是那些在1977年动员他参加奥尔德堡音乐节的朋友，那些在1987年将伊维安音乐节的管理权交给他的朋友。

1991年3月，罗斯特罗波维奇录制完成了巴赫《六首无伴奏大提琴组曲》，人们殷切地期盼早日发行——它让我们记住这位非凡的人物是一位声名显赫的大提琴家。他拥有着所有独奏家的最珍贵的内涵：奉献的精神。1988年6月，在马里兰大学举办的首届全球大提琴家会议上，他声明：“我邀请所有的大提琴演奏同行们，凭借着我们挚爱的大提琴这件乐器，和我一起，用我们的服务，通过音乐这一国际语言，呼唤世界和平。”

克劳德·萨米埃尔

1993年，巴黎



我是在一片肃静而庄严的环境下结识他们的。莫斯科大剧院皇后加琳娜亲临巴黎，展示了塔吉雅娜^①温柔的铁腕魅力。皇家包厢座位前，苏联大使向全场挥手致意。掌声渐渐平息，塔吉雅娜登台亮相。了解她当时所想，应该是件让人饶有兴趣的事。

至于斯拉瓦，他很擅交际。不时载歌载舞，异常活跃兴奋，音乐搅动着我们的心扉。和许多德高望重的作曲家一道，斯拉瓦提出教我们大提琴曲目并演奏当代音乐作品《唐吉珂德》。当时的巴黎人更倾向于革新的音乐作品，我们原本希望他少一些保守的东西，但在当时赫连尼科夫^②主导的大作曲环境下，这种可能几乎微乎其微。

一天，斯拉瓦跟我说他想了解奥立弗·梅西昂的音乐。我送了他一张《时间结束四重奏》的唱片。他说他听了一整晚。后来，我督促梅西昂在最短的时间内创作了一首大提琴作品，虽然不是斯拉瓦期望的协奏曲，但这首曲子相当需要技巧。斯拉瓦作

① 柴科夫斯基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女主角。——译注

② Tikhon Khrennikov, 苏联作曲家，曾担任诸多苏联官方职务，1948年在担任苏联作曲家协会总书记期间，带头声讨普罗科菲耶夫的“形式主义”。——译注

为独奏，全情投入到表演当中，但也充满了明显的挫折感。

还有一次，我做了一个大胆尝试：我让他听了克赛纳斯^①的大提琴协奏曲《拼写法则》(Nomos Alpha)，在华扬音乐节(Royan Festival)上，这音乐着实让观众“电”了一把。当时能担纲该作品演奏的苏联音乐家简直就是火星来客。而斯拉瓦的第一个问题却正是这样一句话：“火星是由什么物质构成的？”在红色的火星上行走和在红场上行走明显是两码事。后来，他如我约演奏了《拼写法则》。

斯拉瓦和加琳娜很快成为了我们音乐大家庭的成员。他们的音乐会和演唱会为我们的巴黎岁月增添了诸多情趣，而音乐会后的招待酒会也让我们有机会结识了许多东方朋友。加琳娜总是笑容可掬，而斯拉瓦则从来不吝惜他的热情拥抱。3年时间转瞬即逝，一旦签证过期，他们就不得不离开。人们只是猜想他们在郊外别墅里过着封闭的日子。法国的作曲家们经常不顾克里姆林宫的政治阴影而返回重聚。

人们很少提及苏联政治，加琳娜始终保持着不可思议的微笑，斯拉瓦经常是英法德三种语言混用，还不时向他那金发碧眼的翻译尼娜求救。尼娜是他身边不可或缺的人物，她负责解释每个句子，除了那些某位艺术大师发表的关于时政强权谎言、伪善或者虚假自由的言论。

加琳娜总是告诫她的丈夫要谨慎：掩藏苦恼，不要惹火烧身。然而，其天才艺术家的标签是对他最好的保护，斯拉瓦避免了被人告发。这种保护变得越来越压抑，令他们二人越来越反感。他们带着两个女儿突破了“铁幕”，巴黎的朋友们敞开怀抱迎接



① Iannis Xenakis, 1922年出生在罗马尼亚的希腊籍作曲家，1965年入法国籍。擅长电子音乐，1966年创建数学音乐和自动化音乐学校。创作有大量的试验音乐作品。——译注

他们，但是他们有没有想到过严重的后果？他们明白，沉默也是一种抗议——特别是在1978年3月的一个早晨，在前一天他们从电视新闻中看到取消他们苏联国籍的消息，第二天在一次临时召集的新闻发布会上，夫妇俩就此事表态。加琳娜好像变成了一只母老虎，变成了悲伤的托斯卡，变成了震怒的莱昂诺拉。一向不善言词的斯拉瓦发表言论说：“这是践踏人权的非法行为，他们剥夺了我们在自己的国土上生存和死亡的权利！”

“我们的国家”成了他们生命存在的主要意义。他们口中类似“我们的人民”，甚至“我们的政府”这样的表达贯穿我们谈话的始终。在他们眼中，不管是巴黎、洛桑、伦敦、纽约还是华盛顿，这些城市对于他们来说不过是暂时栖息的驿站，那里没有他们的根。每个城市都比先前的一个更加国际化，然而他们的住所外始终保留着祖国的标志。谁能读得懂斯拉瓦协奏曲中缓缓流淌出的思乡之情，谁又能听得出加琳娜吟唱的曲调中暗藏的哀伤情绪？只有在音乐里，透过那些细微的方式人们才能体会得到他们心底深深潜伏的巨大悲伤。斯拉瓦接纳整个世界，为的是有朝一日能重回祖国的怀抱。但加琳娜早已放弃了这几乎天方夜谭的想法。他们的两个女儿奥尔嘉和艾琳娜也已经开辟出了自己的新天地。一切都在继续，为了遗忘，更为了希望。

空幻的希望总是无法用语言表达，更何况在无力回天的情境之下。而策划人夏尔·罗萨克(Charles Ronsac)是一位关注人性、艺术以及时政的人物，他对长达近30个月的采访进行了搜集整理，我们在沉默的背后，看到的是那样清晰的一条线索。要经过多少个月的工作才能让我们对话者产生真正的了解呢？最难的是要在他们繁忙的日程中挤出合适的时间才得以

见君一面。渐渐地，在巴黎和华盛顿时空穿梭里，采访最终得以顺利进行。表面上看，我们的初衷是透过他们的视角去了解他们的音乐。但谁能比他们夫妇更加明白音乐是我们生命中欢喜悲伤的倾情诉说？

我们的主题从音乐切换到俄国，进而延伸到自由的话题。这个过程在潜移默化中笃定地进行，无论是什么问题，我们都努力回到我们要讨论的层面上。读者们可以感受到整个访谈的基调：情感热烈，讥讽睿智，热情洋溢。夫妇俩情绪激动时的控诉全然像是一部呐喊着的交响曲。是啊，当一个人慷慨陈词的时候，如何还能控制得了自己的音调呢？

